

不要閉眼睛

陳懷台

我每年都去參加陸欽豪大哥在洛杉磯主辦的「輔友避靜」，那是兩天的靜默避靜；禮拜五晚上開始，禮堂天中午結束，我總覺得太短，才進入情況就要出靜了，我渴望去參加一個十天的大避靜，就在電腦網上找。大哥說，參加這種大避靜一定要有天主邀請，我就偏不相信，曾經報名繳了訂金，到時候卻有事不能去，丟失了訂金；終於有一次我排出了時間可以去參加，卻在開始的前一個禮拜，接到避靜院的電話，解釋那個避靜是為神父修女辦的，他們發現我既不是神父又不是修女，要我取消報名。我那時母親剛過世，身心疲憊，極度渴望有些時間單獨和天主在一起，我有太多的問題要問天主。我就要求他們破例接受我，他們擔心我不能守十天的靜默，我說我常去為時兩天的靜默，總嫌時間太短，我答應十天不講話，他們就讓我去了。

丟下三個孩子，這個自私的媽媽就開車到一個鐘頭車程外的 sierra Madria 去避靜。車子進了避靜院，我開始懷疑這個避靜能否解除我內心的痛苦？幾棟平凡無奇的房子，一個小教堂，那時我過的是艱苦的日子，這十天的避靜費用算是奢侈的開銷；但是既來之則安之，如果大哥說得對，就算是參加天主的請客吧！

我沒有和歡迎我的人握手，因為我的前臂痛得不得了。媽媽死後我跪在地上擦地板，我使勁地扭抹布，不知不覺中把肌肉扭傷了，醫生說是 Tennis Elbow 沒法醫，需要數個月自行康復，這是身體上的疼痛；還沒有我心理上的創傷嚴重。想到母親死前，我要尊重她的意願停止洗腎，與兄弟姐妹引起嚴重衝突，被指控為蓄意謀殺生母；喪禮後，弟媳衝過來要打我，要不是三哥用身子護著我，抓著弟媳的手，我就挨打了。我一想到當時的情景就難過不已，我問天主：「祢在哪裡？」

避靜開始了，主辦人再三叮嚀我們守靜默，除了和個人的指導神師外，不可以講話。我反正也沒有心情和任何人講話，也不認識任何人。第一個項目就是彌撒，讀經是耶穌醫好患血漏病的婦人。這篇經文我不知道聽過多少遍，我有每日望彌撒的習慣，再加上參加查經班三十年，新約的每一段經文我都聽過。我坐在那裡突發奇想，就問耶穌：「祢也可以醫好我的手臂嗎？」我從來沒有被神恩治癒的經驗，王敬宏神父來美國作神恩祈禱，很多人被覆手後就倒在地上或口吐舌音，就只有我沒有任何聖神降臨的跡象。我想是我的主觀太強、無法空虛自己，所以聖神無隙可入。雖然此時我向天主求治癒，我並未期望會有什麼奇蹟出現。忽然間，我的手臂發熱，我感到了一股熱流進入。我的天！這是真的嗎？天主在治癒我？我的手臂就忽然不痛了；奇蹟啊！奇蹟！我真想大聲宣佈：「天主發顯奇蹟，我被治癒了！！」但想到我不可以講話就忍下去了。彌撒後，我隨著大家魚貫地走出教堂，我的指導神師修女在外面等我。她自我介紹後，我就伸出手來和她握手，我高興地說：「妳看！我可以握手了！」她說：「是的，妳可以握手。」我看她臉色有點擔心，我就解

釋說：「我有 tennis Elbow，醫生說要幾個月才能恢復，可是天主在彌撒中瞬間治癒了我。」她微笑地說：「那很好，那很好！」我想她無法體會我在經驗奇蹟後的激動，只有自己走開後去感謝天主。那是我第一次經驗到身體上的治癒。

那時，我晚上在鳳凰大學（Phenix University）兼課，每開一堂課為期六星期，每星期教一個晚上。在我來避靜前收到電郵，通知被排上一堂課。第一講是在開靜後的第二天晚上，我有點想取消避靜，但又想第一講的內容我很熟悉，可以溜出避靜院去講課。在避靜中一有時間我就可以準備第二講的資料，應該沒問題。我就帶著小電腦去避靜了。豈料第二天晚上開車溜出避靜院到了學校，居然在佈告板上找不到教室。詢問之下才知道那堂課被取消了。我馬上開車回避靜院，高興得不得了，因為沒有了教書的壓力我可以全心全意作避靜了。從來沒有出現過課程被取消而不通知教授的情形。我再查電腦，的確沒有收到取消通知，不可思議。就算是天主的意思讓我專心避靜吧！

我很快地進入感恩的心態，深深體驗到天主無限的愛及無條件的接納。當我和指導神師會談時，我忍不住地一直哭。我問神師，天主對每一個人都是這麼好嗎？她點了點頭說：「是的，天主愛每一個人。」我不明白為什麼天主對我這麼好，在每一件事上，天主對我無限地施于寬恕及照顧，我實在不配。吃飯時，我看著大家，每一個的衣著不同，每一件衣服都是天主給的，每一個人吃飽穿暖，個有不同的救恩史，主恩滿溢。我們太幸福了！

第三天的晚上我睡得很熟，突然聽到一聲「起來！」我就醒來，還不到四點。我有一個感覺——天主要我去聖堂，我考慮要不要先去洗澡，但怕吵醒別人，就穿好衣服去聖堂。聖堂和寢室是不同棟樓，要穿過一個大院子，我迷迷糊糊地走到聖堂門口，才想到修女說過聖堂是鎖著的，她給了我們四個密碼可以開鎖，我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四個密碼是什麼。好麻煩，還要再走回寢室查筆記。算了，推門試試看，想不到門一推就開了。

聖堂有兩個人在祈禱，我一看到祭台上供了聖體就雙膝下跪叩了三個頭，才到長凳子上坐下來，我習慣性地閉上眼睛祈禱，就聽到了一個聲音「不要閉眼睛！」我睜開眼睛看著祭台上的聖體，的確，天主就在這裡實質存在，和我這麼近，祂是我的神，我的主，但卻像朋友一樣和我坐在一起，我不需要閉著眼睛去想像祂的存在，我要睜開眼睛看著天主才有禮貌。

我想和祂說話，但我知道我不用囉嗦了，主什麼都知道，就靜靜地坐著呆望著天主。不知道坐了多久，我累了，就和天主說：「我累了。」主說：「去睡吧！」我就回到寢室睡了一個回籠覺。從那時起，我常常想到主說「不要閉眼睛」。天主無所不在，睜著眼我可以在萬事上看到天主的存在，體會天主的大能；不論我睜眼閉眼主都存在，不需要閉上眼才能祈禱，可以睜著眼睛隨時隨地與主同在，多麼大的福份！

避靜院裡有一個花園，裡面盛開著各種鮮花，我走進花園，問了天主最棘手的問題：「祢為什麼讓我媽媽死？為什麼不讓我婆婆死？我媽對我很好，我婆婆恨我，也討厭我生的孩子，我先生一面倒，和我婆婆聯手欺負我；我的日子好難過。」我感覺到主的回答：「妳愛妳媽媽沒有功勞，妳要學著去愛妳的婆婆，要愛一個不可愛的人、一個恨妳的人，才算是愛。」主把婆婆留下，給我時間去學習「愛」。我很難接受，也很不甘心，但這是主的回答。我沒有能力去愛我的婆婆，但我相信只要我願意，主會幫助我。

我的靈魂就像一粒小種子，在這世上要靠修愛德來成長。我媽媽人緣很好，她在老人公寓主辦舞會，入場券一人一塊錢，備有點心招待，來的人很多，但也有不少老人抱怨這個、抱怨那個，我媽媽總是笑咪咪地招待他們，希望每個人都玩得愉快。在媽媽身上我看到「愛」。愛使我媽媽靈魂茁壯成長，開放成一朵美麗的鮮花，天主就把她摘下，接到天國裡去。我呢？還有好漫長的路去修愛德。在主內我享受到最大的愛，主不要我回報祂，只要我去愛別人像祂愛我一樣，完全的寬恕、接受及犧牲；我以作為母親的心態，可以稍微解讀一些些，就如同我若對朋友們有任何幫助，不用他們報答我，但在我的孩子們有需要時，去幫助他們吧！

在避靜院，我好像活在天堂裡，非常平安及喜樂，好景不常，馬上到了最後一天，我好捨不得離開也擔心會到「世上」又要承受生活的重擔、婚姻的壓迫，我問天主：「在我忙碌的生活裡，我怎能辨祢的旨意？」主沒有回答我感到一陣為風吹來，我抬頭看到望著大樹上的黃葉隨風搖擺，好美。我低下頭打開聖經，馬上看到一句話：「我的羊認識我的聲音……。」那就是天主對我的承諾。我永遠都能辨識主的旨意，因為我是祂的羊。

（華盛頓來稿）